

论古埃及托特神崇拜及其与希腊— 罗马文化的交往互动^{*}

刘金虎^{**}

内容提要 托特神是古代埃及宗教体系中最古老的神祇之一，对于他的崇拜自埃及文明早期一直延续至希腊—罗马统治时期。在三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中，托特神从一位最初与月亮有关的神祇，进而变为奥西里斯神话和荷鲁斯与塞特之争中重要的保护者和调解人，死者的引导者和辩护者，最终成为世间一切知识和魔法的掌控者，甚至各种不同类型的古埃及文献，如文学、医学、数学等都被视为托特神的杰作。希腊人、罗马人统治埃及后，面对外来文化的冲击，古埃及人对于托特神的崇拜一方面仍然延续，另一方面也与外来宗教文化发生了双向的交流互动。而这一互动的最好例证或许就蕴含在世俗体埃及语《托特之书》与希腊语、拉丁语的《赫尔墨斯文集》的潜在关联之中。

关键词 古埃及 托特神崇拜 《托特之书》 《赫尔墨斯文集》

托特神（古埃及语 *DHwtj*^①）是古代埃及宗教中形象多变、职能庞杂的神祇之一，对他的崇拜不仅持续时间长，涉及的社会阶层广泛，而且其整个发展过程也是古埃及宗教的普遍性、持久性和适应性的最好例证。尽管

* 本文系陕西省教育厅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希腊—罗马时期的古埃及托特神文献整理研究”（项目批准号：18JZ056）、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古代埃及新王国时期行政文献整理研究”（项目批准号：18ZDA206）的阶段性成果。

** 刘金虎，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讲师。

① A. Erman and H. Grapow, *Wörterbuch der Ägyptischen Sprache*, Vol. 5, Berlin: Akademie Verlag, 1957, p. 606; R. O. Faulkner, *A Concise Dictionary of Middle Egyptia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p. 234.

如此，详细记录托特神相关神话和崇拜仪式的古代文献留存不多，且关于他的名字、形象和职能的具体内容经常语焉不详，而这也引起了埃及学界极大的研究兴趣。从 19 世纪后期开始，西方埃及学者就曾尝试对托特神的名字、称谓及崇拜中心的起源进行研究，但由于资料所限，都未得出确切的结论。^① 随着古埃及考古和文献研究的发展，20 世纪初出现了专门研究托特神的著作。1922 年，英国埃及学家帕特里克·鲍伊兰通过收集大量文献及考古资料，尝试讨论了托特神在古埃及宗教早期阶段与其他神祇的关系，托特作为月神、秩序以及智慧之神出现时的各种特征，以及举行托特神崇拜仪式的神庙和祭坛的所在地，等等，为后续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② 20 世纪 70 年代至 90 年代，荷兰学者克拉斯·布里克^③、英国学者加斯·佛登^④相继在各自的著作中试图界定托特神的特性以及他与其他重要的神祇，如哈托尔女神和希腊的赫尔墨斯神存在的联系和区别。法国埃及学家德尔阡·乌泰尔则通过研究希腊—罗马统治时期神庙墙壁上记载的托特神的称谓和头衔，揭示其崇拜在该时期的变化。^⑤ 进入 21 世纪以来，德国埃及学家马汀·斯达德勒将托特神崇拜与他本人对《亡灵书》中很多章节的最新阐述联系在一起，并详细分析了托特神在此类宗教文献中扮演的创世神、仲裁和审判神、死者的引导者和保护者等多种角色。^⑥ 然而，对于托特神崇拜研究的最新成果还是源自理查德·加斯诺和卡尔·西奥多·曹齐希两位

① 例如 H. K. Burgsch, *Religion und Mythologie der alten Ägypter*, Leipzig: J. C. Hinrichs Buchhandlung, 1888, p. 439; C. W. Goddwin, "Miscellaneous Notes," *ZÄS*, Vol. 12, 1874, pp. 37–38; R. Pietschmann, *Hermes Trismegistus*, Leipzig: Engelmann, 1875, p. 3; C. J. Bleeker, *Hathor and Thoth: Two Key Figures of the Ancient Egyptian Religion*, Leiden: E. J. Brill, 1973, p. 106.

② P. Boylan, *Thoth, the Hermes of Egypt: A Study of Some Aspects of Theological Thought in Ancient Egyp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22, pp. 3–4.

③ C. J. Bleeker, *Hathor and Thoth: Two Key Figures of the Ancient Egyptian Religion*, Leiden: E. J. Brill, 1973, pp. 106–157.

④ G. Fowden, *The Egyptian Hermes: A Historical Approach to the Late Pagan Mi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13–45.

⑤ M. – T. Derchain-Urtel, *Thoth, à Travers ses Épithètes Dans les Scènes D'offrandes des Temples D'époque Gréco-romaine*, Brussels: Fondation Egyptologique Reine Elisabeth, 1981, pp. xii, 274.

⑥ M. A. Stadler, *Weiser und Wesir: Studien Zu Vorkommen, Rolle und Wesen Des Gottes Thot Im Ägyptischen Totenbuch*, Tübingen: Mohr Siebeck, 2009, pp. xvi, 541.

学者。2005 年,两人将他们收集整理的几十篇与托特神相关的世俗体埃及语^①文献辑集出版,并命名为《托特之书》。^②通过这些文献,现代学者对希腊—罗马时期托特神崇拜的延续与变化有了更深的了解,而该文献与《赫尔墨斯文献》间潜在的联系也更有助于理解古埃及和古希腊、罗马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互动。

遗憾的是,由于相关文献及考古资料较为零散残破,现代学者对托特神崇拜在整个古埃及历史时期的发展演变仍缺乏系统性的长时段研究。本文根据对古埃及原始文献和考古资料的解读,结合现代学者的研究成果,重点考察托特神在古埃及法老时期的起源、形象和职能,以及托特神崇拜在希腊—罗马统治时期的一些后续影响,为进一步研究托特神崇拜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特征和表现打下基础。

一 托特神崇拜的起源

尽管古埃及人对托特神的崇拜曾延续了数千年,其影响范围也远超埃及本土,但至今学界对其起源仍存在诸多疑问。第一,对于托特神的埃及语名字“*DHwtj*”的来源至今仍无法确定。该词最早出现在第四王朝时期(约公元前 2613 ~ 前 2494 年)的王室墓地铭文中。^③19 世纪德国埃及学家莱普修斯首先确定了它的读音“*DHwtj*”,但对其具体含义并未做出合理解释。^④霍夫纳认为它是“*DHw*”的某种变体形式,而该词是古埃及语“朱鹭”(*hby*) 的某种拼法。^⑤不过,这一推测遭到了众多埃及学家的质疑。鲍

① 世俗体埃及语是古埃及语言发展的一个阶段。它从古埃及第 26 王朝(公元前 664 ~ 前 525 年)开始出现,在语法方面深受新埃及语影响,书写方面又是对祭司体埃及语的继承和发展,同时还是埃及本土所诞生的最接近字母文字的书写形式,对其后出现的科普特语也有深远影响。

② R. Jasnow and K. T. Zauzich, *The Ancient Egyptian Book of Thoth: A Demotic Discourse on Knowledge and Pendant to the Classical Hermetica*, Wiesbaden: Otto Harrassowitz GmbH & Co. KG, 2005, pp. 1 – 13.

③ B. L. Begelsbacher-Fischer, *Untersuchungen zur Götterwelt des Alten Reiches*, Freiburg and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81, p. 190; W. K. Simpson, *The Mastaba of Queen Meresankh III. G 7530 – 7540*, Vol. 1, Boston: Museum of Fine Arts, 1974, pp. 4, 9.

④ R. Pietschmann, *Hermes Trismegistus*, Leipzig: Engelmann, 1875, p. 1.

⑤ T. Hophner, *Der Tierkult der alten Ägypter*, Wien: Holder, 1914, pp. 117 – 118.

伊兰则根据埃及某些神祇名称的构词法——即神的名字是其崇拜地的形容词形式，从而认为该词也是源自地名“*DHw*”或“*DHwt*”。然而，这一城市或地区的存在从未被现代学者证实过。

第二，古埃及文献中关于托特神的诞生存在诸多解释。一些古埃及铭文中称托特神自石头或者卵中诞生，以此呼应其化身之一朱鹭。^①另一些铭文中托特神则自称是太阳神的儿子，尤其当他与其他神祇共同出现时。^②不过，来自第二十五王朝（约公元前 747 ~ 前 656 年）沙巴卡石碑上的《孟菲斯神学》则称托特神和荷鲁斯神分别是由普塔神的心脏和舌头创造的。^③而这一说法在希腊—罗马统治埃及时期（公元前 332 ~ 前 641 年）仍广泛流传。例如一篇来自欧佩特神庙的铭文就称托特神为“拉神的心脏，普塔·塔泰尼（即普塔神）的舌头，‘那个隐藏自己名字的人’（即阿蒙神）的咽喉”^④。在其他铭文中托特还被认为是诸如努特、涅斯等某位古埃及女神之子。^⑤另外，古埃及文献中似乎从未提及托特神的幼年时期或成长过程。

第三，现代学者对托特崇拜的起源地也缺乏了解。根据现有资料推断，托特崇拜中心曾经有两个，即上埃及第十五诺姆首府赫尔摩波利斯·马格纳城和下埃及三角洲第十五诺姆首府赫尔摩波利斯·帕尔瓦城。对托特神的崇拜最早从其中哪一地开始，目前西方学界存在两种观点。其中以博耐特为代表的学者认为托特崇拜最早源于下埃及的尼罗河三角洲地区，而上埃及的赫尔摩波利斯则是受其影响，不是最初的发源地。^⑥但以罗德为代表的埃及学家则认为，上埃及的赫尔摩波利斯是托特神最初的崇拜中心，但其发展也经历了一定的过程，最终表现为对托特神的崇拜超越了本地人最

① E. Hornug, *Das Totenbuch der Ägypter*, Zürich and München: Bibliothek der Alten Welt, 1979, p. 260.

② C. E. Sander-Hansen, *Die religiösen Texte auf dem Sarg der Anchesneferibre*, Kopenhagen: Levin Munksgaard, 1937, p. 67.

③ M. Lichtheim, *Ancient Egyptian Literature*, Vol. 1, Berkeley, Los Angeles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5, p. 54.

④ C. de Wit, *Les inscriptions du temple d'Opet a Karnak*, Brussels: Fondation Egyptologique Reine Elisabeth, 1958, pp. 119, 167.

⑤ M. A. Stadler, "Thoth," eScholarship, August 26, 2019, <https://escholarship.org/uc/item/2xj8c3qg>.

⑥ H. Bonnet, *Lexikon der ägyptischen Religionsgeschichte*, Hamburg: Nikol Verlagsgesellschaft mbH Co. KG, 2000, p. 805.

初看重的八位主神，成为新的主神。^① 不过，由于缺乏确凿的文献及考古证据，这两种假设都无法得到证实。

然而，可以确定的是，对托特神的崇拜在古王国时期就已经确立，并一直延续至希腊—罗马统治时期。早在第四至第五王朝时期（约公元前 2613 ~ 前 2345 年）的铭文中，就已经出现了一些托特神祭司的头衔和人名。现代学者还发现了一些文献中关于庆祝“托特节”的记录。^② 此外，在第四王朝法老胡夫统治时期（Khufu，约公元前 2589 ~ 2566 年在位）的铭文中，托特神就以人身朱鹭首和站在架子上的朱鹭两种形象出现。^③ 第五王朝法老萨胡拉（Sahure，约公元前 2487 ~ 前 2475 年在位）统治时期的铭文中不仅提及托特神，而且还首次提到了赫尔摩波利斯·马格纳，并称托特是该城的主人。^④ 到了第六王朝时期（约公元前 2460 ~ 前 2200 年），朱鹭作为托特神的标识已广泛出现。^⑤ 另外，除了托特神的两个崇拜中心，现代考古学者在埃及境内多地，例如位于三角洲地区的资福塔，^⑥ 位于上埃及的埃尔·卡布，^⑦ 卢克索南部的凯塞尔·埃尔·阿古子等，^⑧ 都发现了建于埃及不同历史时期的托特神神庙或神龛遗迹。这从侧面也反映出托特神崇拜在时间和地域上的跨度。直至希腊—罗马统治埃及之时，托特神崇拜的影响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扩大至埃及以外的土地。他不仅被尊为一切语言和文字的创造者，各种仪式和律法的设计者，而且是拥有神秘知识的智者，可以用魔法驱逐有害生物。托特神还被认为所有朱鹭的父亲，从而导致该时期大量朱鹭被

① G. Roeder, *Hermopolis 1929-39*, Hildesheim: Gerstenberg, 1959, p. 163.

② W. Helck and W. Westendorf, *Lexikon der Ägyptologie*, Vol. 4, Wiesbaden: Otto Harrassowitz, 1986, Col. 501; S. Schott, *Altägyptische Festdaten*, Mainz: Verlag der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und der Literatur in Mainz, 1950, p. 82.

③ A. H. Gardiner, T. E. Peet and J. Cerny, *The Inscriptions of Sinai*, Vol. II, London: Egypt Exploration Society, 1955, p. 26.

④ L. Borchardt, *Das Grabdenkmal des Königs Saaue-reo*, Vol. 2, Leipzig: J. C. Hinrichs' Buchhandlung, 1913, pp. 20-21.

⑤ W. Helck and W. Westendorf, *Lexikon der Ägyptologie*, Vol. 4, Wiesbaden: Otto Harrassowitz, 1986, Col. 502.

⑥ B. Porter and R. L. B. Moss, *Topographical Bibliography of Ancient Hieroglyphic Texts, Reliefs and Paintings*, Vol. 3,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4, p. 44.

⑦ B. Porter and R. L. B. Moss, *Topographical Bibliography of Ancient Hieroglyphic Texts, Reliefs and Paintings*, Vol. 2,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29, pp. 187-188.

⑧ B. Porter and R. L. B. Moss, *Topographical Bibliography of Ancient Hieroglyphic Texts, Reliefs and Paintings*, Vol. 2,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29, p. 112.

做成木乃伊以献祭给他。^①

另外，关于托特神形象的来源和内涵，学界目前也未达成一致。与众多古埃及神祇一样，托特神的形象也源自古埃及人生活中常见的动物。但与猎鹰神荷鲁斯、狮子女神塞赫麦特或鳄鱼神索贝克不同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动物与托特神联系在一起：朱鹭和狒狒。关于这两种形象的出现是否存在先后顺序，西方学界存在争议。根据现代考古发掘推测，托特神最早的化身就是朱鹭。古王国时期的文献，如《金字塔铭文》中托特神的名字常以蹲在架子上的朱鹭为限定符号。而站在架子上的朱鹭这一形象自中王国早期沿用至希腊—罗马统治时期。在新王国时期的丧葬文献《亡灵书》的插图中，^② 托特神频繁出现在死者审判的场景中。此时他多被描绘成一位正在书写的书吏，头部则是长有半圆形细长喙和黑色羽毛的朱鹭。在制作木乃伊的过程中，他常以此形象与荷鲁斯神、塞特神等一起对死者遗体进行净化。^③ 而死者也希望乘着托特神的翅膀飞上天国。^④ 同时，托特神的这一形象也常常出现在神庙的浮雕上，例如他在协助其他神祇完成某些工作，或是记录有关法老的重要事件。在卡纳克神庙的多柱厅上，托特神还取代了塞莎特女神，在神圣的树叶上写下了拉美西斯二世的王名。^⑤

从中王国时期（约公元前 2055 ~ 前 1650 年）开始，当托特神以纯动物的形象出现时，狒狒这一化身似乎比朱鹭变得更为常见。在很多雕塑和绘画中，托特神多被描绘为一只鬃毛厚实、蹲坐在地上的狒狒，他的双腿屈于身体前侧，双手则放在双膝上。到了新王国时期（约公元前 1550 ~ 前 1085 年），法老阿蒙霍特普三世（Amenhotep III，约公元前 1388 ~ 前 1351 年在位）曾在托特神的崇拜中心之一赫尔摩波利斯·马格纳树立了一座重达 30 吨的狒狒雕像，以纪念这位神祇。有时，为了强调托特神作为月神和

① C. J. Bleeker, *Hathor and Thoth: Two Key Figures of the Ancient Egyptian Religion*, Leiden: E. J. Brill, 1973, p. 151.

② R. O. Faulkner, *The Ancient Egyptian Book of the Dead*, London: British Museum Publications, 1985, p. 14.

③ R. O. Faulkner, *The Ancient Egyptian Coffin Texts*, Vol. 1, Warminster: Aris & Phillips Ltd., 1978, p. 285.

④ M. Smith, *Traversing Eternity: Texts for the Afterlife from Ptolemaic and Roman Egyp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176.

⑤ R. H. Wilkinson, *The Complete Gods and Goddesses of Ancient Egypt*, London: Thames & Hudson Ltd., 2003, p. 217.

书吏保护神的身份，他便以头顶月亮圆盘或新月的狴狴的形象出现。其常见的雕像包括头顶月亮圆盘蹲坐在书吏肩头，或蹲坐在高于书吏的雕像底座上。^①一位崇拜托特神的书吏曾在一段颂诗中赞颂自己家中的托特雕像：“赞美你，这所房屋之主。你，这只具有白色毛发和优雅体形的狴狴……他由宝石制成。镶嵌在他头上的，就是红色的宝石……”^②

此外，在一些重要的场景，如对死者的审判或是为法老加冕的仪式中，托特神则是以朱鹭首人身的形象出现。值得注意的是，他极少以狴狴首人身的形象出现。^③

然而，古代人为何将这两种动物都看作托特神的化身，不少西方学者都曾试图对此进行解释。一些古典作家尝试将朱鹭的外形特征和月亮的特性相联系。例如普鲁塔克就曾认为朱鹭身上黑白相间的羽毛使人联想到月亮的明暗交替。^④有现代埃及学者则认为朱鹭半圆形的喙与弯月存在相似之处。^⑤也有学者认为，朱鹭可以杀死具有毒性的爬行动物，如蛇、蝎子等，这容易使人联想起宗教文献中托特神常与拉神或奥西里斯神的敌对者进行战斗，而这些敌人往往也具有类似的形象，如阴间的巨蛇阿波菲斯。^⑥同时，朱鹭本身又是爱好洁净的动物，它从不饮用不洁净或是带有毒性的水；古代祭司则以此判断哪些水可以被用于各种仪式或尸体处理，以便保持清洁，而这一做法最初又被认为是各种仪式的创立者托特神所订立的。另外，朱鹭在古代人看来可能是具有智慧的生物，这与托特神也有相似之处，因为托特神也知晓世间一切的知识。而狴狴在古埃及文明之初就被认为是神圣的动物，有证据表明它很早就被当作崇拜的对象。^⑦以狴狴为化身的神最

① R. H. Wilkinson, *The Complete Gods and Goddesses of Ancient Egypt*, London: Thames & Hudson Ltd., 2003, p. 217.

② A. Erman, *Die Literatur der Ägypter: Gedichte, Erzählungen und Lehrbücheraus dem 3. und 2. Jahrtausend v. Chr.*, Leipzig: J. C. Hinrichs' Buchhandlung, 1923, p. 378.

③ M. E. Lefebvre, *Le tombeau de Seti I*, Paris: Ernest Leroux, 1886, p. 139.

④ C. J. Bleeker, *Hathor and Thoth: Two Key Figures of the Ancient Egyptian Religion*, Leiden: E. J. Brill, 1973, p. 110.

⑤ P. Boylan, *Thoth, the Hermes of Egypt: A study of Some Aspects of Theological Thought in Ancient Egyp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22, p. 78.

⑥ C. J. Bleeker, *Hathor and Thoth: Two Key Figures of the Ancient Egyptian Religion*, Leiden: E. J. Brill, 1973, pp. 110.

⑦ J. Capart, *Capart Debuts de l'Égypte*, Bruxelles: Vromant & Co., 1904, p. 180.

初被称为“那个伟大的白色的神”，其崇拜中心就在赫尔摩波利斯·马格纳。^①至于托特神如何与该神祇合并在一起，古典作家认为狒狒的行为易受月亮阴晴变化的影响，因此证明它们与月神托特存在联系。^②现代埃及学家则认为狒狒所表现出来的某些具有智慧的行为使它们可以代表神托特。^③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狒狒在外形上与人类存在相似之处，因而被认为与人一样是拥有较高智慧的生物。^④然而，由于缺乏原始文献的说明，以上猜测目前都无法得到确凿证实。

二 托特神崇拜的发展和演变

与其他古代宗教中的神祇相似，古埃及宗教中的托特神也经历了从与某些自然物体或现象有关的自然神，最终变化为掌管或操控某些社会职业或行业的职能神的变化。^⑤在这一过程中，托特神的职能由与自然气象相关的月神，发展为某些古埃及神话中调解者和辩护者，进而成为古埃及丧葬仪式的重要参与者和死者灵魂的保护人，最终变为更为抽象的“知识”、“智慧”和“魔法”的掌控者，同时也成为古埃及书吏的保护神。而这一过程也是古埃及历史发展过程中，与托特神相关崇拜仪式和理论由简单到复杂、由具象到抽象的具体反映。

一是月亮的化身和保护者。

尽管托特神在埃及宗教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被赋予了众多职能，但他最初的职能应该与月亮关系密切。两者间的紧密联系首先表现为两者的等同。而这一点在古埃及早期的宗教文献中就有表述。在古王国时期（约公元前 2686 ~ 前 2181 年）的丧葬文献《金字塔铭文》中，法老乌纳斯就希望

① H. Kees, *Der Götterglaube im alten Ägypten*, Leipzig: J. C. Hinrichs Buchhandlung, 1941, p. 20.

② T. Hophner, *Der Tierkult der alten Ägypter*, Wien: Hölder, 1914, p. 26.

③ P. Boylan, *Thoth, the Hermes of Egypt: A study of Some Aspects of Theological Thought in Ancient Egyp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22, p. 97.

④ C. J. Bleeker, *Hathor and Thoth: Two Key Figures of the Ancient Egyptian Religion*, Leiden: E. J. Brill, 1973, pp. 111.

⑤ 吕大吉 《宗教学通论新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第 126 ~ 127、135 页。

自己“像拉神一样盘旋地穿过天空，像托特神一样蜿蜒地穿过天空”。^① 中王国时期的丧葬文献《棺木铭文》中也出现了将托特神类比为月亮的段落，如第 347 号咒语说“请看这位神……他将使我（即死者）的名字出现，他将使我像拉神和托特神一样（出现在）白天和黑夜……”^② 新王国的不少碑文都将托特神称为“*IaH-DHwtj*”（月亮—托特）。例如一篇纸草的标题中提到“当托特神和其他星星都消失不见……”^③ 卡纳克神庙墙壁上有一段文字“请把他（即法老）当作拉神一样尊重，（当作）月亮—托特一样敬畏。”^④ 直至希腊—罗马统治时期，托特神的这一身份依然被广泛接受和传播。众多以宗教仪式或其他内容为主题的壁画中经常出现头顶新月的朱鹭或狒狒，以此代表托特神。此外，托特神的众多头衔如“天空之主”，^⑤ “众神中最强壮的（那一个）”，^⑥ “银色的太阳”，^⑦ “时间的计算者”^⑧ 等也都和其月神的身份有关。

同时，托特神还被看作月亮的保护神，而这与其在古埃及神话中所扮演的角色有关。在著名的古埃及神话荷鲁斯与塞特的故事中，由于两者激烈战斗，导致荷鲁斯失去了自己左眼。正是托特神发现了并医治了荷鲁斯受伤的眼睛，并将它还给了主人。这在不少古埃及文献中都有提及。《棺木文》第 335 号咒语中死者化身为托特神，说“我修复了这只眼睛，它在那

① J. P. Allen, *The Ancient Egyptian Pyramid Texts*, Atlanta: Society of Biblical Literature, 2005, p. 30.

② R. O. Faulkner, *The Ancient Egyptian Coffin Texts*, Vol. 1, Warminster: Aris & Phillips Ltd., 1978, p. 282.

③ P. Boylan, *Thoth, the Hermes of Egypt: A Study of Some Aspects of Theological Thought in Ancient Egyp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22, p. 64.

④ K. Sethe, *Urkunden der 18. Dynastie*, Vol. 1, Leipzig: J. C. Hinrichs' Buchhandlung, 1914, p. 20.

⑤ P. Boylan, *Thoth, the Hermes of Egypt: A Study of Some Aspects of Theological Thought in Ancient Egyp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22, p. 283.

⑥ R. O. Faulkner, *The Ancient Egyptian Pyramid Text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p. 196.

⑦ A. Mariette, *Dendérah: Description Générale du Grand Temple de Cette Ville*, Vol. 4, Paris: Librairie A. Franck, 1873, p. 82.

⑧ P. Boylan, *Thoth, the Hermes of Egypt: A Study of Some Aspects of Theological Thought in Ancient Egyp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22, p. 66.

一天双方的争斗中受伤”^①。时隔两千多年后，罗马统治时期的丧葬文献中仍提到“我是托特，那个使眼睛复原之人”^②。而作为天空之神的荷鲁斯，他的左眼经常被认为代表了月亮，因此托特就成了月亮的保护者。不少托特神的头衔也由这一事件演变而来：在新王国的一篇纸草中他被称为“那个将这只眼睛献给它的主人（的人）”^③；在阿拜多斯神庙墙壁铭文中他是“那个带来这只眼睛的人”^④；在伊德夫神庙墙壁铭文中托特宣称“我是托特，那个将这只眼睛带给它的主人的主人”，“他（托特）带来了这只眼睛，他将它放在它的造物主的额头”^⑤。

正是由于与月亮的关系密切，托特神常与太阳神的化身如拉神、荷鲁斯神关系紧密；同时也使他被古埃及人赋予神秘色彩，进而与巫术、魔法和智慧联系在一起，这些或许都是他经常出现在各种古埃及神话中的原因之一。但是，由于月亮本身阴晴不定、时盈时亏，古人又对此无法进行科学解释，以致常常对它心存畏惧，从而使托特神有时也会变得十分凶恶。

二是奥西里斯神话中的治愈者和辩护者。

或许正是由于其月神的身份，托特神还在古埃及的两个重要神话传说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其中之一便是奥西里斯死而复生的传说。而作为关键人物之一，托特神在该传说中的职责可以大致归为两类，即对奥西里斯尸体的处理，以及在众神面前为奥西里斯辩护。首先，古埃及人认为是托特神利用自己的知识或巫术使奥西里斯神复活。他不仅帮助伊西斯和奈芙提斯将奥西里斯的尸块拼接起来，还“为你（指奥西里斯）的鼻孔带来新鲜的气息，为你美丽的面庞带来生命和统治，并将来自阿托姆神的北风带到

① R. O. Faulkner, *The Ancient Egyptian Coffin Texts*, Vol. 1, Warminster: Aris & Phillips Ltd., 1978, p. 263.

② E. A. W. Budge, *Osiris: The Egyptian Religion of Resurrection*, Vol. 1, London: Philip Lee Warner, 1911, p. 510.

③ P. Boylan, *Thoth, the Hermes of Egypt: A Study of Some Aspects of Theological Thought in Ancient Egyp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22, p. 73.

④ A. Mariette, *Dendérah: Description Générale du Grand Temple de Cette Ville*, Vol. 4, Paris: Librairie A. Franck, 1873, p. 37.

⑤ J. P. Allen, *The Ancient Egyptian Pyramid Texts*, Atlanta: Society of Biblical Literature, 2005, p. 200.

你的鼻孔”^①。在新王国以后的丧葬文中，托特和阿努比斯神一起监督和参与了对奥西里斯神尸体的木乃伊制作过程。^② 他还亲自主持仪式并朗诵咒语，让成为木乃伊的奥西里斯神重新获得开口说话的能力，使他获得新生。之后他和荷鲁斯一起将他抬起，使其能站立，并出现在众神法庭中。^③ 此外，他还使用自己的魔法使奥西里斯获得永恒的生命。^④

更重要的是，从中王国开始，古埃及的宗教文献中将托特神视作奥西里斯的辩护人，因而他也获得了“那个使奥西里斯战胜他的敌人（的人）”这一头衔。^⑤ 虽然托特神为奥西里斯辩护的细节在早期的宗教文献中并未出现，但他的确已经开始扮演这一角色，因为众神对“那些来自托特嘴中、以代表奥西里斯的言语”十分满意。^⑥ 然而中王国时期的《棺木铭文》中不仅提供了不少关于这场庭审的细节，还对奥西里斯崇拜的一些仪式做了描写。第 337 条咒语说“噢，托特，请在（以下地方）针对奥西里斯的敌人（为奥西里斯）进行辩护……”^⑦ 新王国时期的《亡灵书》在此基础上又做了进一步的发展，并对每个城市中众神法庭的组成进行了解释，如第 18 章说：“噢，托特，那个针对奥西里斯的敌人而进行辩护（的人）……在赫尔摩波利斯的伟大法庭中，就在晚饭之时，就在战斗的夜晚，就在防卫反叛者的夜晚；在这一天万物之主的敌人被消灭。”^⑧ 直至希腊—罗马统治时期，类似的段落仍出现在伴随死者下葬的文献中。^⑨ 而在托特的帮助下，奥西里斯

① R. O. Faulkner, *The Ancient Egyptian Coffin Texts*, Vol. 1, Warminster: Aris & Phillips Ltd., 1978, p. 200.

② E. A. W. Budge, *Osiris: The Egyptian Religion of Resurrection*, Vol. 1, London: Philip Lee Warner, 1911, p. 280.

③ R. O. Faulkner, *The Ancient Egyptian Pyramid Text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p. 164.

④ J. Zandee, *An Ancient Egyptian Crossword Puzzle*, Leiden: E. J. Brill, 1966, p. 60.

⑤ R. O. Faulkner, *The Ancient Egyptian Coffin Texts*, Vol. 1, Warminster: Aris & Phillips Ltd., 1978, p. 234.

⑥ H. K. Brugsch, *Thesaurus Inscriptionum Aegyptiacarum: Altaegyptische Inschriften*, Vol. 1, Leipzig: J. C. Hinrichs Buchhandlung, 1883, p. 232.

⑦ R. O. Faulkner, *The Ancient Egyptian Coffin Texts*, Vol. 1, Warminster: Aris & Phillips Ltd., 1978, p. 232.

⑧ R. O. Faulkner, *The Ancient Egyptian Coffin Texts*, Vol. 1, Warminster: Aris & Phillips Ltd., 1978, p. 32.

⑨ M. Smith, *Traversing Eternity: Texts for the Afterlife from Ptolemaic and Roman Egyp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506.

在众神的审判中最终获胜，其子荷鲁斯“成为他父亲的继承人”^①，凶手塞特也因自己的行为而受到了惩罚。

正是由于托特神在奥西里斯的传说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使托特神与以奥西里斯为代表的赫尔摩波利斯九神，以及阴间的事物产生了联系。由于奥西里斯神被古埃及人视为死者的原型，所以托特神为奥西里斯所做的一切都被认为可以应用于死者身上。而且，在中王国以后的神庙及墓地壁画中，托特神经常出现在和阴间有关的主题中。他不仅是奥西里斯的辩护人，而且也是审判结果的记录者，甚至作为书吏坐在奥西里斯身边。^② 这也是托特神在古埃及被视为书吏原型的证据之一。

三是荷鲁斯与塞特之争中的调停者和仲裁者。

除了奥西里斯的传说，另一个贯穿古埃及宗教始终的传说就是荷鲁斯与塞特的争端；而在该神话中，托特神不仅治愈了荷鲁斯受伤的眼睛，也对这场争端进行了调解或仲裁。^③ 对此，古埃及早期的文献中并没有提供相关细节，只是将托特神称为“他，那个裁判争斗者的人”^④。死去的法老也经常化身为托特，称自己“在天堂中审判了那两个有争端的人”^⑤。而中王国以后的文献则对此描述得更加具体。《亡灵书》第123章中说“我是托特，我分开了这两兄弟。我停止了他们的战争，我消除了他们的悲伤。”^⑥ 他还“平息了这两个人的争斗”^⑦，他“安抚了荷鲁斯，使在狂怒中的两位

① R. O. Faulkner, *The Ancient Egyptian Pyramid Text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p. 69.

② C. J. Bleeker, *Hathor and Thoth: Two Key Figures of the Ancient Egyptian Religion*, Leiden: E. J. Brill, 1973, p. 136.

③ C. J. Bleeker, *Hathor and Thoth: Two Key Figures of the Ancient Egyptian Religion*, Leiden: E. J. Brill, 1973, p. 125; R. O. Faulkner, *The Ancient Egyptian Pyramid Text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p. 151.

④ C. Leitz, ed., *Lexikon der ägyptischen Götter und Götterbezeichnungen*, Vol. 7, Leuven: Uitgeverij Peeters, 2002, p. 354.

⑤ R. O. Faulkner, *The Ancient Egyptian Pyramid Text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p. 64.

⑥ R. O. Faulkner, *The Ancient Egyptian Book of the Dead*, London: British Museum Publications, 1985, p. 95.

⑦ R. O. Faulkner, *The Ancient Egyptian Coffin Texts*, Vol. 1, Warminster: Aris & Phillips Ltd., 1978, p. 66.

争斗者安静下来……擦去了血迹……平息了争斗。”^① 在希腊—罗马统治时期的宗教文献中，托特神仍然是“分开两争斗者（的人）”^②，“那个分开了两争斗者并安抚众神的人”。^③ 因此，托特神也获得了“那个分开争斗者的人”的头衔。^④ 有埃及学家对托特的这一职能进行了大胆推测，认为之所以托特神能仲裁或者调停荷鲁斯和塞特的纷争，是因为历史上某座崇拜托特的城市，如上埃及的赫尔摩波利斯，确实调解了分别崇拜荷鲁斯和塞特的两股势力之间的战争，抑或是两者的和解是在该城市达成的。^⑤ 也有埃及学家认为该传说中荷鲁斯与塞特神象征着对立而又对等的两种力量，恰如光明与黑暗，秩序与混乱，生命与死亡，两者永远处于斗争之中，而托特神从中调和，使二者保持稳定，不打破世界的平衡，符合其在古埃及宗教中秩序维护者的形象。不过，以上说法皆缺乏相关证据的有力支持。

托特神对荷鲁斯的医治和双方纷争的化解，不但使他在古埃及文明后期被看作治疗者的守护神，而且由于奥西里斯的故事与荷鲁斯和塞特之争两个传说相互混合，托特神从中立的调停者逐渐变为倾向于荷鲁斯的保护者。在伊德夫神庙的铭文中，托特神伴随荷鲁斯投入对塞特的战斗，并在战斗取得胜利时对他予以赞颂。^⑥ 而另一篇纸草也描写了托特神念诵咒语保护荷鲁斯，最终使塞特因失去力量而昏迷倒下，他的神力也被剥夺。^⑦ 这也说明古埃及人的确认为托特神是可以掌控魔法的神祇。

四是死者的保护者和引导者。

正如上文所说，托特神对死去的奥西里斯的帮助使他与死亡、来世和

① R. O. Faulkner, *The Ancient Egyptian Coffin Texts*, Vol. 1, Warminster: Aris & Phillips Ltd., 1978, p. 197.

② M. Smith, *Traversing Eternity: Texts for the Afterlife from Ptolemaic and Roman Egyp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149.

③ M. Smith, *Traversing Eternity: Texts for the Afterlife from Ptolemaic and Roman Egyp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233.

④ A. Erman, *Die Literatur der Ägypter: Gedichte, Erzählungen und Lehrbücheraus dem 3. und 2. Jahrtausend v. Chr.*, Leipzig: J. C. Hinrichs Buchhandlung, 1923, p. 351.

⑤ P. Boylan, *Thoth, the Hermes of Egypt: A Study of Some Aspects of Theological Thought in Ancient Egyp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22, pp. 39–48.

⑥ E. Drioton, *Le Texte Dramatique d'Edfou*, Cairo: Institut français d'archéologie orientale, 1948, p. 32.

⑦ J. Vandier, *Le Papyrus Jumilhac*, Paris: 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 1961, p. 50.

阴间世界产生了联系。因此，从古王国直至希腊—罗马统治时期的各种丧葬文献中都出现了托特神的身影。不论法老还是平民，每个死者都希望在自己死后得到他的协助和保护，以便自己能够通过各种考验顺利到达来世，从而与众神一样获得永生。

首先，类似于对死去的奥西里斯的帮助，托特神也会保护死者的尸体并监督相关仪式。如在中王国时期的《棺木文》中，死者往往希望托特神用他的神力保护自己，例如第 154 号咒语中死者希望“知晓托特神所知晓的保护性咒语”^①，第 1181 号咒语中死者希望从托特神那里获得保护，就像他保护荷鲁斯之眼一样。^②《亡灵书》中对此类描写则更加多样。例如托特神除了用魔法保护死者的身体，^③他还将“气息带给那些疲惫的人（指死者）”。^④在希腊—罗马统治时期的丧葬文献中死者更频繁寻求托特神的保护。来自公元前 1 世纪左右的一篇纸草中说“托特神来到你身边并为你完成保护（仪式），他为你完成了一个重要的保护（仪式）。他不会让你靠近任何敌人。他把你从任何的邪恶中拯救出来。”^⑤此外，托特神还出现在相关丧葬仪式中。例如《棺木文》中提到他参与了死者的净化仪式；^⑥《亡灵书》中他则帮助死者完成开口仪式“我的嘴被普塔神打开；……托特神携带魔法而来；他除去了堵在我嘴上的塞特神的绷带”^⑦；而在希腊—罗马统治时期的木乃伊制作中，包裹尸体的绷带之一被称为托特“托特神（的）

① R. O. Faulkner, *The Ancient Egyptian Coffin Texts*, Vol. 1, Warminster: Aris & Phillips Ltd., 1978, p. 69.

② R. O. Faulkner, *The Ancient Egyptian Coffin Texts*, Vol. 3, Warminster: Aris & Phillips Ltd., 1978, p. 48.

③ R. O. Faulkner, *The Ancient Egyptian Coffin Texts*, Vol. 1, Warminster: Aris & Phillips Ltd., 1978, p. 48.

④ R. O. Faulkner, *The Ancient Egyptian Coffin Texts*, Vol. 1, Warminster: Aris & Phillips Ltd., 1978, p. 196.

⑤ M. Smith, *Traversing Eternity: Texts for the Afterlife from Ptolemaic and Roman Egyp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287.

⑥ R. O. Faulkner, *The Ancient Egyptian Coffin Texts*, Vol. 1, Warminster: Aris & Phillips Ltd., 1978, p. 285.

⑦ R. O. Faulkner, *The Ancient Egyptian Coffin Texts*, Vol. 1, Warminster: Aris & Phillips Ltd., 1978, p. 36.

绷带……放于他的耳朵上”^①，“托特神的绷带将被置于你的心之上”^②。

其次，托特神也是引导灵魂进入来世的神祇。需要指出的是，在古埃及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对于死后灵魂要去的地点并没有统一认识，尽管死者都可以被统称为“西方的人”或“西方的居民”。例如古王国时期死去的法老都要升入类似现代西方宗教中的“天国”；而自中王国时期开始各类宗教文献则提到死者要进入由众多大门隔开的房间或洞穴，甚至类似神庙的区域中；新王国时期以后“*DwAt*”（阴间）则逐渐成为指代死者国度的主要词汇，其地点应该位于某个地下的区域。^③因此，在《棺木铭文》中死者希望化身托特神，因为他可以“安全地飞过天空”^④。到了新王国时期的《亡灵书》中托特神不仅要“照顾他（指死者）的灵魂使其可以登上和离开拉神的太阳船”^⑤，还“给你（指死者）他的手，（陪伴）你的灵魂到达地平线，或是任何它想要到达的地方”^⑥。希腊—罗马统治时期的世俗体埃及语文献则提到死者如果生前行为端正，死后托特神才允许其进入阴间。^⑦此外，托特神作为灵魂引导者的另一种独特职能是将自己所掌握的知识传授给死者。^⑧

最后，托特神与死者的关系主要体现在阴间的审判中。这一审判包括两种不同的形式，其一就是对死者心脏的称量，而著名的《亡灵书》第 125 章的插图对此进行了生动的描绘。在此场景中，死者的心要被放置于天平的一侧，另一侧的托盘上的羽毛则是象征公正与秩序的女神玛阿特的化身。

① M. Smith, *Traversing Eternity: Texts for the Afterlife from Ptolemaic and Roman Egyp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231.

② M. Smith, *Traversing Eternity: Texts for the Afterlife from Ptolemaic and Roman Egyp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285.

③ E. Hornung, *The Ancient Egyptian Books of the Afterlif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26 - 111.

④ R. O. Faulkner, *The Ancient Egyptian Coffin Texts*, Vol. 1, Warminster: Aris & Phillips Ltd., 1978, 134.

⑤ R. O. Faulkner, *The Ancient Egyptian Coffin Texts*, Vol. 1, Warminster: Aris & Phillips Ltd., 1978, p. 82.

⑥ R. O. Faulkner, *The Ancient Egyptian Coffin Texts*, Vol. 1, Warminster: Aris & Phillips Ltd., 1978, p. 217.

⑦ M. Smith, *Traversing Eternity: Texts for the Afterlife from Ptolemaic and Roman Egyp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556.

⑧ R. O. Faulkner, *The Ancient Egyptian Coffin Texts*, Vol. 2, Warminster: Aris & Phillips Ltd., 1978, p. 79.

如果天平出现任何倾斜，则表示死者生前有过某些不端的行为，他的灵魂将被一旁的“吞噬者”所吞食。反之，他就可以加入奥西里斯等阴间众神的行列，获得永恒的生命。而托特神作为书吏则忠实记录了称量的结果。而另一种形式则模仿古埃及传说，例如奥西里斯神话等，死者会像奥西里斯一般在众神法庭上为自己辩护。在这里，死者将面对有奥西里斯神和其他代表古埃及四十二个诺姆的四十二位神祇组成的审判团。他用一系列否定句式，说明自己生前并未犯下任何罪行，例如没有偷盗、杀人、抢劫、偷听，没有侮辱过神像、欺骗过官员，没有熄灭过火焰、阻断过水流，等等。^① 正如对奥西里斯神的协助，托特神在此也会为死者出庭辩护。因此不少文献中死者都乞求他的帮助，以证明自己可以进入永恒的来世“噢，托特，那个为奥西里斯辩护之人，请在我的敌人面前维护我”^②；“噢，托特，那个为奥西里斯辩护之人，请为死者在包括奥西里斯、生命之神的伟大法庭中与她的敌人辩论”^③。最终，法庭审判的结果也是由托特神宣判。在一篇纸草中，托特神站在天平前说“我公正地记录死者心脏（的称量）……它被发现在这座伟大的天平上取得平衡，（因此）他的身上没有发现罪行。”众神法庭对托特说“这个从你口中说出的你的判决是正确的……死者并未犯下任何罪行，因而没有任何（对他）的惩罚将从我们而来，‘吞噬者’也将不会抓住他。”^④ 而通过审判的死者也将拥有“公正者”^⑤的头衔，并与众神一起永生下去。

由此可见，托特神在保护死者的尸体及帮助其灵魂进入来世的过程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死者“成为他的追随者，因他所做的一切而欢喜”^⑥。

① R. O. Faulkner, *The Ancient Egyptian Coffin Texts*, Vol. 1, Warminster: Aris & Phillips Ltd., 1978, pp. 98–99.

② R. O. Faulkner, *The Ancient Egyptian Coffin Texts*, Vol. 1, Warminster: Aris & Phillips Ltd., 1978, p. 273.

③ R. O. Faulkner, *The Ancient Egyptian Coffin Texts*, Vol. 1, Warminster: Aris & Phillips Ltd., 1978, p. 23.

④ C. J. Bleeker, *Hathor and Thoth: Two Key Figures of the Ancient Egyptian Religion*, Leiden: E. J. Brill, 1973, p. 149.

⑤ R. Hannig, *Die Sprache der Pharaonen: Großes Handwörterbuch Ägyptisch-Deutsch*, Mainz: Verlag Philipp von Zabern, 2006, p. 335.

⑥ R. O. Faulkner, *The Ancient Egyptian Coffin Texts*, Vol. 1, Warminster: Aris & Phillips Ltd., 1978, p. 200.

有文献的标题直接叫作“使人能伴随托特神，并使他在神的国度成为被祝福（的人）的咒语”。^①更有文献将死者化身为托特神，称其将像托特神一样强壮，而且是众神中最强壮的。^②足以体现古代人对托特神的崇敬。另外，当希腊人开始统治埃及时，托特神也逐渐开始与希腊神祇赫尔墨斯发生了融合，原因之一或许就是两者都扮演了死者引导人的角色。

五是一切知识的创造者和掌管者。

尽管古埃及人被证明在诸如解剖学、建筑学、数学、天文学等方面有很深的造诣，但他们认为自己所掌握的这些“知识”是神圣的，因此最初创造它们的应是神明而非人类，而托特神则是创造和掌握所有知识的人。

在古埃及的各类文献中，托特神常被称为“知识之主，指引两土地之人”^③，他将“语言和文字赐予（人类）”^④。古埃及人认为正是由于托特神创造了语言，才使人们可以相互交流，并使自己和其他野兽区分开来。不同的语言并未成为不同人群交流的障碍，反而使人类的文化生活变得更加多彩。正如一首颂诗中所说“向你致敬，月亮—托特神，那个使一个国家的舌头（即语言）区别于另一个国家的人。”^⑤同时，古埃及人还认为文字是具有魔力的符号，而正是托特神发明了象形文字，并将这种力量带到人间，从而使任何承载文字记录的东西，如信件、书籍等具有了神秘的力量。所以，托特神也常被称为“书写之神”。^⑥例如一篇《棺木文》的咒语写道：“托特神的书写工具将对我开放，我就是他的助手。”^⑦《亡灵书》的咒语也说“我（指死者）……携带着托特神的书写。……为我拿来水瓶，为我拿来调色盘，甚至是这件托特神的外衣，（关于众神的）秘密就在它们之中。”^⑧

① R. O. Faulkner, *The Ancient Egyptian Coffin Texts*, Vol. 1, Warminster: Aris & Phillips Ltd., 1978, p. 77.

② M. S. Holmberg, *The God of Ptah*, Lund: C. W. K. Gleerup, 1946, p. 103.

③ R. O. Faulkner, *The Ancient Egyptian Coffin Texts*, Vol. 1, Warminster: Aris & Phillips Ltd., 1978, p. 198.

④ B. von Turajeff, “Zwei Hymnen an Thoth,” *ZÄS*, Vol. 33, 1895, pp. 120 – 125.

⑤ J. Cerny, “Thoth as Creator of Languages,” *JEA*, Vol. 34, 1948, p. 121.

⑥ P. Boylan, *Thoth, the Hermes of Egypt: A Study of Some Aspects of Theological Thought in Ancient Egyp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22, p. 99.

⑦ R. O. Faulkner, *The Ancient Egyptian Coffin Texts*, Vol. 2, Warminster: Aris & Phillips Ltd., 1978, p. 77.

⑧ R. O. Faulkner, *The Ancient Egyptian Book of the Dead*, London: British Museum Publications, 1985, p. 77.

在古埃及文明的后期，尤其是希腊—罗马统治时期的丧葬文献中还发展出一种较为独特的主题。自托勒密王朝（公元前 304 ~ 前 30 年）开始，古代埃及人越来越重视能够“自由呼吸”在死者通往来世的过程中的重要性。因此，底比斯的阿蒙神祭司就创造了一类文献以保证死者获得这一能力，现代西方埃及学家称其为《（使死者）呼吸的信件》。^①而这些“信件”也被认为都是由托特神创作的“托特神（写的）的《（使死者）呼吸的信件》就是你的保护之物。（使）你不会被奥西里斯之厅拒绝。”^②而托特神的雕像或壁画上也经常将他塑造成正在书写的书吏，^③因为他是古埃及书吏的象征及保护神。有文献提到古代书吏们在进行自己的工作前都要从自己的水瓶中倒出一点水献祭给托特神。^④一位书吏在一首诗中对托特神说：“你，九神信件的书写者，赫尔摩波利斯城中最伟大的人，请来到我身边指引我，让我进入你的殿堂。你的殿堂美过其他任何一座，它让（人们）变得伟大。”^⑤

托特神所掌握的知识还包括各种宗教仪式和神庙的修建。古埃及的很多献祭仪式都被认为是“根据托特神在众神之书的房间中为奥西里斯神定下的”^⑥。中王国时期的一篇私人自传体铭文中也提到托特神会亲自主持对奥西里斯神的祭奠仪式，并为他朗读“颂诗和咒语”。^⑦丧葬铭文中死者也提到自己将化身为托特神，记载下献祭给奥西里斯神的各种贡品，如“一千块面包和一千罐啤酒，一千头有斑纹的长角公牛和红色母牛”，等等。^⑧同时，托特神也是古埃及神庙的奠基人之一。例如有文献提到一座神庙往

① M. Smith, *Traversing Eternity: Texts for the Afterlife from Ptolemaic and Roman Egyp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18.

② M. Smith, *Traversing Eternity: Texts for the Afterlife from Ptolemaic and Roman Egyp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429.

③ B. Porter and R. L. B. Moss, *Topographical Bibliography of Ancient Hieroglyphic Texts, Reliefs and Paintings*, Vol. 2,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29, pp. 16, 27.

④ H. Schaefel, “Miscellen,” *ZÄS*, Vol. 36, 1898, p. 147.

⑤ A. Erman, *Die Literatur der Ägypter*, Leipzig: J. C. Hinrichs' Buchhandlung, 1923, p. 377.

⑥ S. Schott, “Die Opferliste als Schrift des Thoth,” *ZÄS*, Vol. 90, 1963, p. 103.

⑦ R. O. Faulkner, *The Lamentations of Isis and Nephthys*, Cairo: Institut Français d'archéologie Orientale du Caire, 1934, p. 337.

⑧ R. O. Faulkner, *The Ancient Egyptian Coffin Texts*, Vol. 1, Warminster: Aris & Phillips Ltd., 1978, p. 181.

往是由“普塔神用他的手指建造，(但先由)托特神(为它)奠基”^①。与神庙和书写有关的塞莎特女神也经常和托特神一起丈量神庙的尺寸，前者也经常被认为是后者的配偶。而一些神庙也自夸是由托特神亲自设计、建造和装饰的，这在埃及文明后期更加常见。丹德拉神庙墙壁上的铭文称该建筑长和宽的确定都是“根据知晓两土地的人的命令，根据希亚的安排”^②。拉美西斯二世也在该神庙为哈托尔女神修建了一座神龛，而它的建造是“根据知晓两土地的人的设计”^③。不仅如此，神庙中神像的摆放、房间的安排、墙壁上文字的刻写等无不是根据托特神的安排而来，^④可见托特掌握的关于神庙的知识十分丰富多样。

托特神还掌握了有关魔法和巫术的知识。在许多古代文明中，魔法或巫术的使用者都被认为掌握了各种神秘的知识，这包括了关于世界的本质，以及自然界中各种物质所隐含的联系等内容。他不仅能驾驭这些神秘的力量，还可以用它们来消除各种危害。而托特神正是掌握这些知识的人。在古埃及语中，“HkA”（亥卡）一词与“魔法或巫术”最为相近。^⑤它可以概括为一种超越人理解能力的强大力量，一切邪恶和疾病都将为它让路。因此，古埃及宗教中的很多神祇都或多或少拥有这种力量，但托特神可能是与之联系最紧密的神祇。正如前文所述，他曾用魔法保护了死去的奥西里斯，医治了受伤的荷鲁斯之眼。死者也经常祈祷能受到托特神魔法的保护，或者拥有这种力量。《棺木文》中死者祈祷托特神用自己的力量控制那些要伤害他的人。^⑥《亡灵书》提到“托特神的魔力将伴随着你（指死者）”^⑦。希腊—罗马统治时期的文献说“托特神背诵你（指死者）的仪式，并用他

① M. S. Holmberg, *The God of Ptah*, Lund: C. W. K. Gleerup, 1946, p. 142.

② A. Mariette, *Dendérah: Description Générale du Grand Temple de Cette Ville*, Vol. 4, Paris: Librairie A. Franck, 1873, p. 29.

③ A. Mariette, *Dendérah: Description Générale du Grand Temple de Cette Ville*, Vol. 4, Paris: Librairie A. Franck, 1873, p. 29.

④ P. Boylan, *Thoth, the Hermes of Egypt: A Study of Some Aspects of Theological Thought in Ancient Egyp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22, pp. 89–91.

⑤ R. Hannig, *Die Sprache der Pharaonen: Großes Handwörterbuch Ägyptisch-Deutsch*, Mainz: Verlag Philipp von Zabern, 2006, p. 608.

⑥ R. O. Faulkner, *The Ancient Egyptian Coffin Texts*, Vol. 3, Warminster: Aris & Phillips Ltd., 1978, p. 43.

⑦ R. O. Faulkner, *The Ancient Egyptian Coffin Texts*, Vol. 1, Warminster: Aris & Phillips Ltd., 1978, p. 194.

有魔力的咒语呼唤你。”^① 因此，托特神也常被称为“善用魔法（的人）”，“伟大的亥卡”。^② 希腊—罗马统治时期的文献则直接称其为“魔法师”^③。

总而言之，在古埃及人看来，托特神就是拥有各种知识的智者，他就是“那个知晓两土地的人”^④。所以，在每个神庙中都有一个被称作“生命之屋”的地方，由托特神单独管理，其中很可能存放有记录托特神智慧的文献。^⑤ 也有埃及学家认为此处并非类似于神庙图书馆的场所，而是古代祭司实施治疗，确定神明及法老头衔，抄译文本，决定节庆顺序的场所。^⑥ 不过，由于相关证据的缺乏，这些观点都难以得到确认。另外，托特神的全部知识还被认为保存在《托特之书》中，例如《亡灵书》所说“她（哈托尔）将带着象形文字文献，（即《托特之书》）前往赫利奥波利斯城。”^⑦ 传说中找到该书的人即可获得托特神的全部智慧，因而古埃及文献中经常提及该书，但对其中的具体内容语焉不详。

三 《托特之书》对《赫尔墨斯文集》的影响

希腊—罗马统治时期，古埃及人在逐步失去了政治、经济及外交等方面的自主权后，一方面通过古埃及宗教继续维系自身的文化传统，另一方面也主动或被动地与外来文化进行交往互动。正由于此，古埃及人对于托特神的崇拜不仅没有消亡，而且继续在埃及的神庙和当地民众中发展；同时，他与知识和魔法间的紧密联系也被古希腊、古罗马人所认可，相关的

① M. Smith, *Traversing Eternity: Texts for the Afterlife from Ptolemaic and Roman Egyp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133.

② P. Boylan, *Thoth, the Hermes of Egypt: A Study of Some Aspects of Theological Thought in Ancient Egyp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22, p. 127.

③ J. Dümichen, *Baugeschichte des Denderatempels und Beschreibung der einzelnen Theile des Bauwerkes nach den an seinen Mauern befindlichen Inschriften*, Strassburg: Verlag von Karl Trübner, 1877, p. 50.

④ P. Boylan, *Thoth, the Hermes of Egypt: A Study of Some Aspects of Theological Thought in Ancient Egyp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22, p. 163.

⑤ A. H. Gardiner, “The House of Life,” *JEA*, Vol. 24, 1938, pp. 157 – 179.

⑥ C. J. Bleeker, *Hathor and Thoth: Two Key Figures of the Ancient Egyptian Religion*, Leiden: E. J. Brill, 1973, p. 142.

⑦ R. O. Faulkner, *The Ancient Egyptian Book of the Dead*, London: British Museum Publications, 1985, p. 62.

崇拜仪式也更注重其作为智慧之神的身份，这些都使托特神崇拜的主体由埃及人向其他民族群体扩展。而反映这一新变化的例证之一就是世俗埃及语《托特之书》与《赫尔墨斯文集》间的潜在关联。^①

《托特之书》创作于公元 1~2 世纪的埃及，其主题主要是围绕弟子 “*Mr-rx*” (热爱知识之人) 和一位被称为 “*Hsr. t*” (海塞瑞特之人) 或 “*Hs-rx*” (那个赞美知识之人，指托特神)^② 间的各种对话所展开，其中既为我们展示了诸知识的学习、书写的方法、献祭仪式和节日、阴间的地名、物产和居民等古埃及文献中的传统主题，同时也提到了一些同时期铭文中较少或没有出现过的名称，如“黑暗之室”“父亲的土地”“生命之湖”等。另外，对托特神和塞莎特女神的称谓以及对荷鲁斯刺穿各种动物的描写，也显示出这些文献与伊德夫地区宗教传统的某些联系。更重要的是，文献的最后还将古埃及的诺姆和秃鹫联系在一起，通过对雌秃鹫与其雏鸟各种行为或姿态的描写，揭示出上下埃及四十二个诺姆的首府，这在古埃及文献中也是独一无二的，而这也决定了该篇文献的主题比较松散，更像是一部“百科全书”。同时，由于创作该文献的目的之一似乎就是将有关古代书吏传统、阴间的生活、古埃及地理等不同方面的知识传授给阅读者，因而其内容常存在无规律的跳跃性。此外，由于不同纸草可能存在不同的作者，也导致文献中加入了与各种宗教仪式或祭司职责相关的段落。最后，《托特之书》与古埃及“生命之屋”的关系也十分密切。这也导致文献中存在与这一神秘地点相关的节日或事件，甚至“生命之屋”中的建筑构造可能也出现在某些段落中；古代文献的作者还将其视作类似阴间或神界的区域，在其中获得关于书吏的知识也被类比为死者通过重重考验而复生的过程。

除了反映该时期托特神崇拜的内容，《托特之书》中的一些章节可能也影响了《赫尔墨斯文集》的创作。《赫尔墨斯文集》主要指公元 1~3 世纪出现在埃及的一系列关于知识的希腊语、拉丁语文献，基于它们诞生了蕴含埃及

① R. Jasnow and K. T. Zauzich, *The Ancient Egyptian Book of Thoth: A Demotic Discourse on Knowledge and Pendant to the Classical Hermetica*, Wiesbaden: Otto Harrassowitz GmbH & Co. KG, 2005, pp. 1-9.

② R. Jasnow and K. T. Zauzich, *Conversations in the House of Life*, Wiesbaden: Otto Harrassowitz GmbH & Co. KG, 2014, p. 47.

和希腊文化因素的“赫尔墨斯主义”。^① 这类文献都自称是赫尔墨斯·特里斯墨吉斯忒斯，^② 一个融合了古埃及托特神和古希腊赫尔墨斯神特质的混合神祇的作品；其形式包括对某一领域，如占星、魔法、炼金术中相关知识的单纯介绍，或是两个主要人物，即老师（赫尔墨斯）和学生，如阿斯克勒庇俄斯或塔特之间关于哲学或神学问题的谈话；两者的终极目标都是通过掌握这些知识以获得灵魂的救赎。由于内容庞杂，现代西方学者将《赫尔墨斯文集》分为“技术性的”（Technical）和“理论性的”（Philosophical 或 Theoretical）两种。^③ 前者主要和占星术、炼金术、魔法和医学技艺有关，后者则是古代宗教和哲学思想的反映。

通过对于文本的分析可以发现，古埃及语《托特之书》与“理论性的”《赫尔墨斯文集》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首先，《赫尔墨斯文集》中的主要人物都带有浓厚的埃及背景。其中，赫尔墨斯·特里斯墨吉斯忒斯不仅是古埃及与古希腊混合的神祇，这一称谓最早也出现在公元前 2 世纪埃及托勒密王朝时期的一块陶片上，并同时使用了世俗体埃及语和希腊语两种语言进行拼写；^④ 阿斯克勒庇俄斯（Asclepius）可以对应古埃及的智者和医神伊蒙霍特普（Imhotep）；^⑤ 塔特（Tat）可能是托特神的埃及语在转拼为希腊语时出现了错误，但后来的抄写者没有对这一错误进行更正，并将他视为赫尔墨斯·特里斯墨吉斯忒斯之子；^⑥ 波依曼德瑞斯，最初被认为源自希腊语“牧羊人”和“人”的组合，但现代学者通过对埃及科普特语文献的

① R. Audi, *The Cambridge Dictionary of Philosoph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378.

② B. P. Copenhaver, *Hermetica, the Greek Corpus Hermeticum and the Latin Asclepius in a New English Translation, with Notes and Introduc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xiv.

③ B. P. Copenhaver, *Hermetica, the Greek Corpus Hermeticum and the Latin Asclepius in a New English Translation, with Notes and Introduc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xxii – xl.

④ B. P. Copenhaver, *Hermetica, the Greek Corpus Hermeticum and the Latin Asclepius in a New English Translation, with Notes and Introduc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93; G. Fowden, *The Egyptian Hermes: A Historical Approach to the Late Pagan Mi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21 – 31.

⑤ D. Wildung, *Imhotep und Amenhotep*, Munich and Berlin: Deutscher Kunstverlag, 1977, pp. 88 – 99.

⑥ G. Fowden, *The Egyptian Hermes: A Historical Approach to the Late Pagan Mi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33.

研究,倾向于认定它源自科普特语“拉神的智慧”一词;^① 国王阿蒙则是源自古埃及神祇阿蒙神;而荷鲁斯、伊西斯等也都是古埃及常见的神祇。“理论性的”《赫尔墨斯文集》中经常直接和间接地反映出古埃及文明的要素。例如“理论性的”《赫尔墨斯文集》第十六章中阿斯克勒庇俄斯称《赫尔墨斯文集》最初是由埃及语写成的“我的老师,赫尔墨斯……常说,那些读我书的人常发现(它们)的结构十分简单明了,然而正相反,它们是不清楚的,并将文字的(真实)含义隐藏了起来;而且,当希腊人最终希望将我们的语言翻译成他们自己(的语言时),这一切将完全模糊,(由此)而成的作品中也将充满扭曲和困惑。但如果以我们的语言来表述的话,将会清楚地反映文字(本身)的含义。(因为)对话的本质和埃及语词汇的(读音)本身就蕴含了它们所描述的物体的力量。”^② 对于“埃及中心”这种观点,古代埃及人和赫尔墨斯文献的作者都表示赞同。在拉丁语的《阿斯克勒庇俄斯》中赫尔墨斯说“你可知道,阿斯克勒庇俄斯,埃及是天国的影像,或者更确切地说,天国中一切的管理的和行动的(人都由那里)降临到埃及,并在这里转化。实际上,我们的土地就是整个世界的神殿。”^③ 而古埃及人很早就认为,尼罗河谷地和三角洲地区就是世界的中心,这之外的地区都是蛮荒的沙漠。^④

“理论性的”《赫尔墨斯文集》与古埃及智慧文学间的相似性也是现代学者将两者关联起来的依据。比如,关于“沉默”这一古埃及教谕中常提到品质,新王国时期的《安尼教谕》说“不要在神的殿堂中提高你的声音,他憎恨吵闹;祈祷时怀有爱心,所说出的语言需是隐秘的。他(即神祇)将会赐予你所需的一切,他将会听到你所说的话语,他将会接受你的祭品。”

① B. P. Copenhaver, *Hermetica, the Greek Corpus Hermeticum and the Latin Asclepius in a New English Translation, with notes and introduc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95.

② B. P. Copenhaver, *Hermetica, the Greek Corpus Hermeticum and the Latin Asclepius in a New English Translation, with Notes and Introduc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58.

③ B. P. Copenhaver, *Hermetica, the Greek Corpus Hermeticum and the Latin Asclepius in a New English Translation, with Notes and Introduc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81.

④ D. Meeks and C. Favard-Meeks, *Daily Life of the Egyptian God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82 - 88.

科普特语赫尔墨斯文献《关于第八个和第九个的对话》中说“我（指父亲）曾经说过，我的孩子，我就是理智。我已经观察到。语言是无法揭示这一切的。……我的孩子……在沉默中唱一首颂诗。……我们在神面前对隐秘（的事物）保持沉默是正确的。”^① 在《赫尔墨斯文集》第十三章中，赫尔墨斯对他的儿子塔特说“从现在开始，我的孩子，保持沉默、一言不发；如果你做到了，你将不会阻止我们神将仁慈赐予你。”^② 关于人的道德，在同一章节中，赫尔墨斯说“这种无知（即对人身上存在的无理性思想的无知），是第一种苦难；第二种是悲伤；第三种是无节制；第四种是纵欲；第五种是不公；第六种是贪婪；第七种是欺凌；第八种是嫉妒；第九种是背叛；第十种是愤怒；第十一种是鲁莽；第十二种是怨恨。它们总共是十二种……”^③ 而古埃及人早在古王国时期的《普塔霍特普教谕》中就警告人们要远离这些道德上的污点。^④ 而对于世界末日的描写，《阿斯克勒庇俄斯》与中王国时期的《涅菲尔提预言》和《伊蒲味陈词》都有相似之处，例如自然灾害频发、战争和疾病横行、社会秩序崩塌、人民生活痛苦，等等。^⑤ 同时，在希腊—罗马统治时期，古埃及和古希腊的文献创作者之间也有交流。例如古埃及神庙中的书吏与古希腊罗马的学者之间就曾交换各类知识。^⑥ 古希腊人将一些古埃及文献，如“神庙之书”^⑦、世俗体埃及语的《太阳神之眼的传说》^⑧ 等翻译

① M. Meyer, *The Nag Hammadi Scriptures*, New York: Harper One, 2008, pp. 416–417.

② B. P. Copenhaver, *Hermetica, the Greek Corpus Hermeticum and the Latin Asclepius in a New English Translation, with Notes and Introduc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51.

③ B. P. Copenhaver, *Hermetica, the Greek Corpus Hermeticum and the Latin Asclepius in a New English Translation, with Notes and Introduc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51.

④ M. Lichtheim, *Ancient Egyptian Literature*, Vol. 1, Berkeley, Los Angeles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5, pp. 62–76.

⑤ B. P. Copenhaver, *Hermetica, the Greek Corpus Hermeticum and the Latin Asclepius in a New English Translation, with Notes and Introduc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81–83.

⑥ R. Jasnow and K. T. Zauzich, *The Ancient Egyptian Book of Thoth: A Demotic Discourse on Knowledge and Pendant to the Classical Hermetica*, Wiesbaden: Otto Harrassowitz GmbH & Co. KG, 2005, p. 66.

⑦ J. F. Quack, “Ein ägyptische Handbuch des Tempels und seine griechische Übersetzung,” *ZPE*, Vol. 119, 1997, pp. 297–300.

⑧ S. West, “The Greek Version of the Legend of Tefnut,” *JEA*, Vol. 55, 1969, pp. 161–183.

为希腊语，甚至古希腊作家欧多克索斯的作品《狗的对话》也被认为是译自埃及语文献。^①而以世俗体埃及语和古希腊同时撰写的“双语”巫术文献也屡见不鲜。不过，一些学者认为，赫尔墨斯文献中的古埃及元素也不应被过度放大，正如它也不应被过度贬低一样，因为关于两种不同的文化如何融合、相同的知识是如何转接的这一问题的，目前可以参考的资料的确极为匮乏。^②

最后，从文献的体裁、修辞及内容方面看，《托特之书》和“理论性的”《赫尔墨斯文集》在某种程度上存在一定的相似性。这当中最为明显的就是文献的体裁。正如前文所分析的那样，《托特之书》主要记录了在弟子“*Mr-rx*”和托特神或奥西里斯神之间的对话，而《赫尔墨斯文集》及《阿斯克勒庇俄斯》也主要围绕赫尔墨斯·特里斯墨吉斯忒斯与塔特或阿斯克勒庇俄斯的交谈而展开，尽管就人物本身而言，“*Mr-rx*”的身份更像是一名普通的学生，塔特或阿斯克勒庇俄斯则都带有一定的神性。^③对于师生之间的关系，两部文献中都有涉及。《托特之书》中就对老师应如何教育学生进行了提问。赫尔墨斯文献中也经常论及教学的本质，学生和老师应担负的职责等问题。对于弟子，托特神和赫尔墨斯的态度也都是十分和蔼的。《托特之书》中神祇将“*Mr-rx*”称为“小东西”，《赫尔墨斯文集》第一章中也将弟子称为“小家伙”。^④

在一些词语的使用上，《托特之书》和“理论的”《赫尔墨斯文集》也具有某些共同点。最重要的当属特里斯墨吉斯忒斯这一称谓的古埃及语“*wr wr wr*”（最最最伟大的）曾出现在《托特之书》中。而这一头衔在《赫尔墨斯集》中的重要性更不必强调。作为文献讨论的焦点之一，“知识”一词也经常出现在两部文献中，尽管前者所涵盖的内容似乎要比后者更广泛。在《托特

① I. Rutherford, *Greco-Egyptian Interactions: Literature, Translation, and Culture, 500 BC – AD 30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p. 12.

② G. Fowden, *The Egyptian Hermes: A Historical Approach to the Late Pagan Mi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68 – 74.

③ G. Fowden, *The Egyptian Hermes: A Historical Approach to the Late Pagan Mi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32 – 34.

④ B. P. Copenhaver, *Hermetica, the Greek Corpus Hermeticum and the Latin Asclepius in a New English Translation, with Notes and Introduc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5.

之书》中提到了弟子对知识的“渴望”，^①《赫尔墨斯文集》中也使用了类似的词语，如第一章中“我”，即学习知识的弟子说道“哦，波依曼德瑞斯，现在我变得十分渴望（了解世界的本质），也十分盼望听到（你）；所以请不要离题。”^②《托特之书》中的“工匠”似乎在《赫尔墨斯文集》中也有对应的词语，但两者的职能却不太一样。^③《赫尔墨斯文集》中提到神将自己的智慧放在搅拌器中，想要了解它的人先要“将你自己沉浸在其中，如果你的心足够坚强的话”^④；《托特之书》中则提到神祇将允许弟子在知识或是书写技艺的“海洋”中遨游。

在具体的内容方面，《托特之书》和“理论的”《赫尔墨斯文集》也出现了一定的趋同倾向。例如《托特之书》中“*Mr-ṛx*”就质疑“四脚野兽和鸟类”的智慧从何而来。而在《赫尔墨斯文集》中，赫尔墨斯和塔特也曾探讨了这一问题。塔特认为由于“智慧”或“技能”是来自“（灵魂中）的理性的部分”，但“不具理性的动物为何也具有智慧和技能，例如蚂蚁储存食物，空中的鸟为自己搭建巢穴，四脚的野兽知道他们自己的洞穴”；赫尔墨斯回答说“那不是智慧或技能，我的孩子，它们做那些事，只因它们的本能。”^⑤另外，古埃及智慧文学的句式在《托特之书》中也有应用，尤其是关于个人言行方面，反映了其对古代文学传统的继承。

① R. Jasnow and K. T. Zauzich, *The Ancient Egyptian Book of Thoth: A Demotic Discourse on Knowledge and Pendant to the Classical Hermetica*, Wiesbaden: Otto Harrassowitz GmbH & Co. KG, 2005, p. 530.

② B. P. Copenhaver, *Hermetica, the Greek Corpus Hermeticum and the Latin Asclepius in a New English Translation, with Notes and Introduc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4.

③ B. P. Copenhaver, *Hermetica, the Greek Corpus Hermeticum and the Latin Asclepius in a New English Translation, with Notes and Introduc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104.

④ B. P. Copenhaver, *Hermetica, the Greek Corpus Hermeticum and the Latin Asclepius in a New English Translation, with Notes and Introduc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15, 134.

⑤ R. Jasnow and K. T. Zauzich, *The Ancient Egyptian Book of Thoth: A Demotic Discourse on Knowledge and Pendant to the Classical Hermetica*, Wiesbaden: Otto Harrassowitz GmbH & Co. KG, 2005, p. 70.

余 论

尽管如此，古埃及语《托特之书》和“理论性的”《赫尔墨斯文集》仍然存在本质的差别。首先，两者在文本方面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古希腊哲学或神学的相关术语没有出现在《托特之书》中；同理，在《赫尔墨斯文集》中也没有来自《托特之书》的世俗体埃及语词汇。作为一部出产于古埃及神庙中的文献，《托特之书》仍是古埃及传统文化的反映，其中对书吏工具、阴间的地理和物产、各种宗教仪式、“生命之屋”等的介绍在“理论的”《赫尔墨斯文集》中很难看到。古埃及的神祇奥西里斯和塞莎特女神也未出现于赫尔墨斯·特里斯墨吉斯忒斯与塔特或阿斯克勒庇俄斯的对话中。在《托特之书》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书吏也不是《赫尔墨斯文集》的主角。而相较于具有实用价值的《托特之书》，一些西方学者仍认为《赫尔墨斯文集》是缺少“实践者”的纯文学作品。^①但仍可假设，《托特之书》中代表的古埃及宗教或文学传统，通过某些中间环节最终影响了《赫尔墨斯文集》的创作。不过，这一过程可能是漫长而艰难的，需要跨越不同语言在转换、不同思想在交融时因为偏见或误解所产生的鸿沟。然而，可以肯定的是，由古埃及与古希腊文共同孕育而出的《赫尔墨斯文集》及“赫尔墨斯主义”，既证明了两种不同文化可以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内和谐相处，也展现出人类文明在千百年的进化中所具备的包容性和亲和力，而这或许就是今天我们研究古代文明的重要意义。

责任编辑：张玉友

^① G. Fowden, *The Egyptian Hermes: A Historical Approach to the Late Pagan Mi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160, 186.

The Study on the Worship of Egyptian God Thoth and its interactions with Greco- Roman Culture

Liu Jinhua

Abstract: Thoth is one of the oldest gods in the ancient Egyptian religious system. His worship has continued from the early days of Egyptian civilization to the Greco-Roman period. Originally being a god of the moon, Thoth soon has played an essential role as the protector and mediator in Osiris mythology and the conflict between Horus and Seth, and the advocator and defender of the dead, and eventually he became the masters of all knowledge and magic in the world, even various types of ancient Egyptian literature, such as literature, medicine, mathematics, etc., were regarded as masterpieces of Thoth. During the Greco-Roman period, as facing the impact of foreign culture, the worship of Egyptian Thoth was not only continued, but also had mutual exchanges and interactions with foreign religious cultures. The best example of this reciprocal effect is in the potential connection between the demotic Egyptian *Book of Thoth* and the Greek and Latin *Hermetica*.

Keywords: Ancient Egypt; Worship of Thoth; *Book of Thoth*; *Hermetica*

The Germination of Westernization: Women Education in Late Ottoman Empire

Wang Sanyi, Zhang Wenting

Abstract: The westernization reforms in the late Ottoman Empire brought many promoting factors to the rise in women's education.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newspapers, magazines, books and telegrams, some enlightened intellectuals called for women's education through literary works and media, especially empha-